



张玉书 主编

斯台芬·茨威格集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小 说

华夏出版社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 斯台芬·茨威格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奥)茨威格(Zweig, S.)著;张玉书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

(斯台芬·茨威格集/张玉书主编)

ISBN 7-5080-2053-7

I. 一… II. ①茨… ②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
- 奥地利-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2248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开本 11.25 印张 226 千字 插页 2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3.5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序

奥地利著名作家斯台芬·茨威格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三大中短篇小说家之一。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便已经饮誉全球。法西斯上台后，由于他的犹太血统，他的著作被禁被焚，可是在五十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世界各国作家的著作及各种文字译本的销售量时，名列榜首却是这位当时在德语国家几乎被人遗忘的作家斯台芬·茨威格。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一九八一年为了纪念茨威格百岁诞辰，联邦德国 S·费歇尔出版社重新出版茨威格的著作之后，在德语国家掀起了一股新的茨威格热。在中国，茨威格的翻译介绍与我们的开放改革同步。从二十年前《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四篇优秀小说的译文面世以来，中国作家和读者对茨威格的热情便经久不衰。到九十年代，读者们越来越迫切地要求更多地了解茨威格，希望通过他的作品了解他的成长过程，创作道路，感情生活，心路历程，他多方面的成就和他悲剧结局的原因。因此我们决定邀请德语界的前辈翻译家和近年来脱颖而出的新秀，在三年之内，译出茨威格的诗集、剧本、传记、论文、日记、书信，向读者全面介绍这位心地善良、纯朴谦逊、才华出众、品德高尚的优秀作家。他憎恶强权，同情弱小，鞭笞兽性的残暴，赞美人性的美奂。他和我一起经历了本世纪的浩劫。他已匆匆离去，

却给迎来旭日东升的人们和沐浴明媚阳光的一代留下一笔极为可观的精神财富——这就是我们呈献给诸位的《斯台芬·茨威格集》中的各卷。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茨威格的创作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创造了惊人的纪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十年，他的创作便高峰迭起，硕果累累。

这十年里，茨威格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在回忆录里，他不无骄傲地写道：“在那几年，有位客人造访我家，并在我家善意地落户定居，这是一位我从来不敢企望的客人，它就是‘成功’。”“我的中篇小说《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广为流传，平时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如此。它们被改编成剧本，公开朗诵，拍成电影。”“我发表的每一本书，在德国第一天便出售两万册，任何广告都还没有见报呢。”

茨威格的中短篇小说堪称独步，成为脍炙人口的读物。从亨利希·封·克莱斯特和康拉特·斐迪南·迈耶以来，以中短篇小说而蜚声文坛的德语国家的作家，大概非他莫属了。在他之前，奥地利文坛上还有施尼茨勒的小说。这些小说在刻画人物心理方面有独特的成就，开心理分析小说的先河。这位善于处理“爱与死”的作家是医生出身。他像外科医生那样精确冷静地剖析他笔下的人物，犹如外科医生对待手术刀下的病人。因此他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准确的风俗画卷和人物画廊。可是美中不足的是缺乏激情，缺乏对人物的爱和同情。茨威格的小说则以震撼人心

的激情拨动读者的心弦，因而感人至深。茨威格的中短篇小说具有简练、诗意和新颖的特点，描写了在日常生活表面下暗藏的激情，以及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界线。人们把他当作忏悔师和心理学医师，乐于和他交换思想。这个四十岁的男子看上去远比他的年龄更为年轻。随着荣誉的增长，他不缺乏欣赏他的年轻的女性崇拜者。他满可以在她们面前扮演唐·璜的角色。一位法国女演员埃富·弗朗西斯这样谈论茨威格：“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男子，简直可说太诱人了。女人对他极为‘迷恋’，而他自己对此也不是无动于衷。”可是尽管如此，茨威格还是能控制住自己，这些诱惑不能使他背离工作。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迎来了全面丰收的季节。

他的中短篇小说在塑造女性形象上达到令人惊叹的高度。他对女性心理的剖析，准确、深刻、细腻、真实，使人不禁发问，这些小说怎么可能出诸一个男士的手笔。作者对女性充满了爱和同情，充满了宽容和理解。对于女性的一些超乎常情却又在情理之中的行动，他作出了最好的辩护和解释。使人不由得对她们也表示同情、理解和尊重。而这一切来自作者对女性的基本态度。

一九二二年发表的《马来狂人》这个中短篇小说集，包括《马来狂人》、《月光胡同》、《奇幻的夜》、《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女人与大地》等篇。这部小说集在八年之内销售七万册，奠定了茨威格世界著名小说家的声誉。

收在本集中的小说各有特点。《女人和大地》描写了怀春少女渴望感情的宣泄和心灵的抚慰，竟如久旱的大地渴望雨露的滋润同样的迫切。《看不见的珍藏》把收藏家

对自己几十年辛苦收集的珍藏所怀有的强烈感情描写得惊心动魄，更衬托出一次大战后通货膨胀使双目失明的收藏家失去珍藏不啻丧失了生命的全部意义，一旦发现珍藏已荡然无存丧失殆尽，定会给他带来无限的痛苦和致命的打击。《月光胡同》把受虐待狂这样的心理变态织进一个离奇的恋爱故事之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匠心和对人物心灵的深刻发掘。

这些小说和巴尔扎克的作品最大差异便是它们抛弃了许多外在的细节真实，把注意力集中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人物的性格，隐蔽的内在激情。读者注意到作者把一切在他看来可有可无之物悉数删去，无论马来狂人，还是陌生女人，全都无名无姓。只有能够反映人物内心激情的细节，衬托小说气氛的场景才得到着力渲染：骄阳下使人发疯的热带丛林，黑夜中鬼气森森的甲板一隅，干渴龟裂的大地，灯火昏暗的小巷，受虐狂狗样哀求的眼睛，怀春少女渴求雨露的嘴唇。这些小说中的描绘比现实更鲜明、更突出，读者心里留下的不是繁复的情节、瑰丽的画面，而是鲜活的人物，炽烈的激情，你会感到他们灵魂的颤抖，发自内心的呻吟。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让我们看到一个纯情少女执着的爱，十三岁时对一位作家的暗恋，十八岁时的委身，几次离奇的邂逅，相逢而不相识，怀孕后遭到劫难，分娩前备受屈辱，含辛茹苦抚养爱情的结晶，心上人的化身，宁可卖身也不愿向他求援，生怕因而招致怀疑玷污纯真的爱情，孩子突然病死，自己也不久人世，弥留之际在灵床上用几页素笺记下她悲痛的心曲，诉说这震撼人心的故

事。这个名篇，感情真挚深沉，人们读后往往会闪过这样的念头：莫非茨威格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有些学者发现小说的主人公作家 R 和茨威格仅有一些枝枝节节的相似之处，例如 R 住的房子和茨威格在维也纳科赫胡同的寓所相似，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和写作这篇小说的茨威格恰好都是四十一岁，但是他们不承认这篇小说还有什么其他作者自传性的因素。读者了解了茨威格自己的恋爱史和他的性格特点，将会发现，这篇小说的确含有作者自传的成分。他曾经收到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该信语气温婉情思缠绵，打动了茨威格的心弦。这个“陌生女人”闯进了茨威格自由无羁的感情生活，以她自尊自爱，善解人意，高雅聪慧，征服了茨威格桀骜不驯的心，成为茨威格的夫人，她就是女作家弗里德里克·玛利亚·封·文特尼茨。仔细的读者也不难发现茨威格在小说中也对自己进行了大胆的剖析，小说中的青年作家 R 身上也有某些茨威格自己的性格特点。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不仅是茨威格小说中的璀璨明珠，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罕见的珍奇瑰宝。这篇小说问世之后，几代人都为之风魔。茨威格的心理分析和抒情笔触使得这篇小说变成对真挚纯洁的爱情，对自尊自爱的热恋中的少女的礼赞。难怪高尔基读到了它为之感动流泪，然后又破涕为笑。这位文学巨匠以他犀利的目光，看到茨威格在描写女性时怀有尊敬和同情，把它当作治疗俄国当时性解放顽症的良药。

《马来狂人》的主人公是被贬到热带丛林中去“带罪立功”的大夫，他一时想入非非，对向他求助的商人之妻

提出非份的要求，遭到拒绝。高傲的女人宁可求无知的产婆为她堕胎，最后丧命，也不愿满足这位大夫的兽欲。这个女人的死唤醒了大夫心里残存的人性，他决心为捍卫这个女人的名誉挺而走险，最后从甲板上跃下，连同女人的棺木一同葬入大海，以自己的生命阻挡人们对那不幸死去的女人进行开棺验尸。故事情节也并不复杂，然而情节的进展犹如马来狂人的奔跑，疯狂、迅急，使读者阅读时没有喘息的余地，只好随着狂人飞奔，直到他从甲板上往下纵身一跳。

这两篇小说也早在三十年代便分别由孙寒冰和陈占元两位先生译成中文，是中国读者最早接触到的茨威格的中篇小说。

张 玉 书

1999. 11. 11

畅春园

目 录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张玉书译	(1)
马来狂人	张玉书译	(49)
女人和大地	张玉书译	(115)
看不见的珍藏	张玉书译	(142)
奇妙的一夜	司马童译	(161)
被遗忘的梦	董 岚译	(229)
月光胡同	张荣昌译	(237)
风雪落难人	张荣昌译	(258)
生命的奇迹	张荣昌译	(273)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著名小说家 R·到山里去进行了一次为时三天的郊游之后，这天清晨返回维也纳，在火车站买了一份报纸。他看了一眼日期，突然想起，今天是他的生日。“四十一岁了。”这个念头很快地在他脑子里一闪，他心里既不高兴也不难过。他随意翻阅了一下沙沙作响的报纸篇页，便乘坐小轿车回到他的寓所。仆人告诉他，在他离家期间有两位客人来访，有几个人打来电话，然后用一个托盘把收集起来的邮件交给他。他懒洋洋地看了一眼，有几封信的寄信人引起他的兴趣，他就拆开信封看看；有一封信字迹陌生，摸上去挺厚，他就先把它搁在一边。这时仆人端上茶来，他就舒舒服服地往靠背椅上一靠，再一次信手翻阅一下报纸和几份印刷品；然后点上一支雪茄，这才伸手把那封搁在一边的信拿过来。

这封信大约有二三十页，是个陌生女人的笔迹，写得非常潦草，与其说是一封信，勿宁说是一份手稿。他不由自主地再一次去摸摸信封，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附件没

* 本篇于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在维也纳《新自由报》上首次发表，同年收入小说集《马来狂人》（莱比锡海岛出版社出版）中。

取出来，可是信封是空的。无论信封还是信纸都没写上寄信人的地址，甚至连个签名也没有。他心想：“真怪”，又把信拿到手里来看。“你，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你啊！”这句话写在顶头，算是称呼，算是标题。他不胜惊讶地停了下来；这是指的他呢，还是指的一个想像中的人呢？他的好奇心突然被激起。他开始往下念：

我的儿子昨天死了——为了这条幼小娇弱的生命，我和死神搏斗了三天三夜，我在他的床边足足坐了四十个小时，当时流感袭击着他，他发着高烧，可怜的身子烧得滚烫。我把冷毛巾放在他发烫的额头上，成天成夜地把他那双不时抽动的小手握在我的手里。到第三天晚上我自己垮了。我的眼睛再也支持不住，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眼皮就合上了。我坐在一把硬椅子上睡了三四个钟头，就在这时候，死神把他夺走了。这个温柔的可怜的孩子此刻就躺在那儿，躺在他那窄小的儿童床上，和他死去的时候一样；他的眼睛，他那双聪明的黑眼睛，刚刚给合上了，他的双手也给合拢来，搁在他的白衬衫上面，床的四角高高地燃着四支蜡烛。我不敢往床上看，我动也不敢动，因为烛光一闪，影子就会从他脸上和他紧闭着的嘴上掠过，于是看上去，仿佛他脸上的肌肉在动，我会以为，他没有死，他还会醒来，还会用他那清脆的嗓子给我说些孩子气的温柔话儿。可是我知道，他死了，我不愿意往床上看，免得再一次心存希望，免得再一次失望。我知道，我知道，我的儿子昨天死了——现在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只有你一个人，而你对我一无所知，你正在寻欢作乐，什

么也不知道，或者正在跟人家嬉笑调情。我只有你，你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而我却始终爱着你。

我把第五支蜡烛取来放在这张桌子上，我就在这张桌子上写信给你。我怎能孤孤单单地守着我死了的孩子，而不向人倾吐我心底的衷情呢？而在这可怕的时刻，不跟你说又叫我去跟谁说呢？你过去是我的一切，现在也是我的一切啊！也许我没法跟你说得清清楚楚，也许你也不明白我的意思——我的脑袋现在完全发木，两个太阳穴在抽动，像有人用锤子敲，我的四肢都在发疼。我想我在发烧，说不定也得了流感，此刻流感正在挨家挨户地蔓延扩散，要是得了流感倒好了，那我就可以和我的孩子一起去了，省得我自己动手来了结我的残生。有时候我眼前一片漆黑，也许我连这封信都写不完——可是我一定要竭尽我的全力，振作起来，和你谈一次，就谈这一次。你啊，我的亲爱的，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你啊！

我要和你单独谈谈，第一次把一切都告诉你；我要让你知道我整个的一生，我的一生一直是属于你的，而你对我的一生却始终一无所知。可是只有我死了——此刻使我四肢忽冷忽热的疾病确实意味着我的生命即将终结——你再也用不着回答我了，我才让你知道我的秘密。要是我还得再活下去，我就把这封信撕掉，我将继续保持沉默，就像我过去一直沉默一样。可是如果你手里拿着这封信，那你就知道，是个已死的女人在这里向您诉说她的身世、她的生活，从她有意识的时候起，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为止，她的生命始终是属于你的。看到我这些话你不要害怕；一个死者别无所求，她既不要求别人的爱，也不要求

同情和慰藉。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请你相信我那向你吐露隐衷的痛苦的心所告诉你的一切。请你相信我所说的一切，这是我对你的惟一请求：一个人在自己的独生子死去时刻是不会说谎的。

我要把我整个的一生都向你倾诉，我这一生实在说起来是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天才开始的。在这以前，我的生活只是阴惨惨、乱糟糟的一团，我再也不会想起它来，它像是一个地窖，堆满了尘封霉湿的人和物，上面还结着蛛网，对于这些，我的心早已非常淡漠。你在我生活中出现的时候，我十三岁，就住在你现在住的那幢房子里，此刻你就在这幢房子里，手里拿着这封信——我生命的最后一息。我和你住在同一层楼，正好门对着门。你肯定再也想不起我们，想不起那个寒酸的会计员的寡妇（她总是穿着孝服）和她那尚未长成的瘦小女儿——我们深居简出，不声不响，仿佛沉浸在我们小资产阶级的穷酸气氛之中，你也许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的姓名，因为我们的门上没有挂牌子，没有人来看望我们，没有人来打听我们。况且事情已经过去好久了，有十五六年了，你一定什么也不知道，我亲爱的。可是我呢，啊，我热烈地回忆起每一个细节，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听人家说起你，第一次看到你的那一天，不，那一小时，就像发生在今天，我又怎么能不记得呢？因为就是那时候世界才为我而开始啊。耐心点，亲爱的，等我把一切都从头说起，我求你，听我谈自己谈一刻钟，别厌倦，我爱了你一辈子也没有厌倦啊！

在你搬进来以前，你那屋子里住的人丑恶凶狠，吵架成性。他们自己穷得要命，却特别嫌恶邻居的贫穷，他们

恨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染上他们那种破落的无产者的粗野。这家的丈夫是个酒鬼，老是揍老婆；我们常常睡到半夜被椅子倒地、盘子摔碎的声音惊醒，有一次那老婆给打得头破血流，披头散发地逃到楼梯上面，那个酒鬼在她身后粗声大叫，最后大家都开门出来，威胁他要去叫警察，风波才算平息。我母亲从一开始就避免和这家人有任何来往，禁止我和这家的孩子一块儿玩，他们于是一有机会就在我身上找碴出气。他们要是在大街上碰到我，就在我身后嚷些脏话，有一次他们用挺硬的雪球砸我，砸得我额头流血。全楼的人怀着一种共同的本能，都恨这家人，突然有一天出了事，我记得，那个男人偷东西给抓了起来，那个老婆只好带着她那点家当搬出去，这下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招租的条子在大门上贴了几天，后来又给揭下来了，从门房那里很快传开了消息，说是有个作家，一位单身的文静的先生租这个住宅。当时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姓名。

几天之后，油漆匠、粉刷匠、清洁工、裱糊匠就来打扫收拾屋子，给原来的那家人住过，屋子脏极了。于是楼里只听见一阵阵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拖地声、刮墙声，可是我母亲倒很满意，她说，这一来对面讨厌的那一家子总算再也不会和我们为邻了。而你本人呢，即使在搬家的时候我也没见到你的面；搬迁的全部工作都是你的仆人照料的，这个小个子的男仆，神态严肃，头发灰白，总是轻声轻气、十分冷静地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神气指挥着全部工作。他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首先，在这幢坐落在郊区的房子里，上等男仆可是一件十分新颖的

事物，其次因为他对所有的人都客气得要命，可是又不因此而降低身分，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的仆役，和他们亲密无间地谈天说地。他从第一天起就毕恭毕敬地和我母亲打招呼，把她当作一位有身分的太太；甚至对我这个小毛丫头，他也总是态度和蔼、神情严肃。他提起你的名字，总是带着一种尊敬的神气，一种特别的敬意——别人马上就看出，他和你的关系，远远超出一般主仆之间的关系。为此我是多么喜欢他啊！这个善良的老约翰，尽管我心里暗暗地忌妒他，能够老是待在你的身边，老是可以侍候你。

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亲爱的，把这一切琐碎的简直可笑的事情喋喋不休地说给你听，是为了让你明白，你从一开始就对我这个生性腼腆、胆怯羞涩的女孩子具有这样巨大的力量。你自己还没有进入我的生活，你的身边就出现了一个光环，一种富有、奇特、神秘的氛围——我们住在这幢郊区房子的人一直非常好奇、急不可待地等你搬进来住（生活在狭小天地里的人们，对门口发生的一切新鲜事儿总是非常好奇的）。有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看见搬运车停在楼前，这时我心里对你的好奇心大大地增长起来。大部分家具，凡是笨重的大件，搬运夫早已把它们抬上楼去了；还有一些零星小件正在往上拿。我站在门口，惊奇地望着一切，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很奇特，都是那么别致，我从来也没有见过；有印度的佛像，意大利的雕刻，色彩鲜艳刺目的巨幅油画，末了又搬来好些书，好看极了，我从来没想到过，书会这么好看。这些书都码在门口，你的仆人把它们拿起来，用掸子仔细地把每本书上的灰尘都掸掉。我好奇心切，轻手轻脚地围着那堆越码越高

的书堆，边走边看，你的仆人既不把我撵走，也不鼓励我走近；所以我一本书也不敢碰，尽管我心里真想摸摸有些书的软皮封面。我只是怯生生地从旁边看看书的标题：这里有法文书、英文书，还有些书究竟是什么文写的，我也不认识。我想，我真会一连几小时傻看下去的，可是我母亲把我叫回去了。

整个晚上我都不由自主地老想着你，而我当时还不认识你呢。我自己只有十几本书，价钱都很便宜，都是用破烂的硬纸做的封面，这些书我爱若至宝，读了又读。这时我就寻思，这个人有那么多漂亮的书，这些书他都读过，他还懂那么多文字，那么有钱，同时又那么有学问，这个人该长成一副什么模样呢？一想到这么多书，我心里不由得产生一种超凡脱俗的敬畏之情。我试图想像你的模样：你是个戴眼镜的老先生，蓄着长长的白胡子，就像我们的地理老师一样，所不同的是，你更和善，更漂亮，更温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当时就确有把握地认为，你准长得漂亮，因为我当时想像中的你还是个老头呢。在那天夜里，我还不认识你，我就第一次做梦梦见了你。

第二天你搬进来住了，可是尽管我拼命侦察，还是没能见你的面——这只有使我更加好奇。最后，到第三天，我才看见你。你的模样和我的想像完全不同，跟我那孩子气的想像中的老爷爷形像毫不沾边，我感到非常意外，深受震惊。我梦见的是一位戴眼镜的和蔼可亲的老年人，可你一出现——原来你的模样跟你今天的样子完全相似，原来你这个人始终没有变化，尽管岁月在你身上缓缓地流逝！你穿着一身浅褐色的迷人的运动服，上楼的时候总是